



再

春秋左氏傳校本  
七八

12  
2803  
4





門口12  
號2803  
卷15-4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七

僖公

起二十七年 晉 杜氏

唐 陸氏

音義

集解

尾張

秦鼎

校本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

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曰入八月無乙巳九月六日冬楚

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宋傳言楚子使人子玉去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

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此時公往與盟不與圍宋故圍宋之事待告乃書  
文七年魯之盟為公後期不序其國總曰諸侯此亦總曰諸侯有嫌後期夫魯非楚之屬國





非楚來召公直聞

其在宋往會之耳

非後期也凡會盟以國為地者國主亦與會盟時宋見圍故無嫌於與會介葛盧不能行朝禮者喪紀者喪事之總名

不可一作不有

程大昌云以矢貫耳為朕說文引司馬法曰小罪朕中罪則大罪劉附注貫古亂反是孔疏耳助句也林註以矢穿其耳或云貫

不可

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

治兵於睽

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於睽治兵於睽號令也睽楚邑

戮一人

終朝自且及食時也子文子玉復治兵於楚子玉為令尹故為戮一人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

薦

子玉為令尹故為薦楚邑○薦于委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

前年齊魯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

不廢

喪紀者喪事之總名

不可

治兵於睽

戮一人

終朝自且及食時也子文子玉復治兵於楚子玉為令尹故為戮一人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

薦

子玉為令尹故為薦楚邑○薦于委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

前年齊魯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

不廢

喪紀者喪事之總名

不可

治兵於睽

戮一人

終朝自且及食時也子文子玉復治兵於楚子玉為令尹故為戮一人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

薦

子玉為令尹故為薦楚邑○薦于委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

前年齊魯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

不廢

喪紀者喪事之總名

不可

治兵於睽

戮一人

終朝自且及食時也子文子玉復治兵於楚子玉為令尹故為戮一人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

薦

子玉為令尹故為薦楚邑○薦于委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

前年齊魯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

不廢

喪紀者喪事之總名

不可

治兵於睽

戮一人

終朝自且及食時也子文子玉復治兵於楚子玉為令尹故為戮一人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

耳之事見于漢書

原涉傳或以貫為

非者擊矣記云

養國老於上座蓋

卿大夫致仕者

二十三年子文使

子玉為令尹叔伯

曰子若國何對曰

吾以靖國也此舉

其前言以非之疏

若使為帥過三百

乘必不能入前敵

矣馮氏云即見師

之出而不見其入

意按此說是也子玉剛愎輕敵故也夫若入是也

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貫音官又古亂反飲於

及薦賈尚幼後至不賀薦賈伯贏孫叔子文問之

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

講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

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

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

千五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孫公

固宋莊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先軫晉下軍之佐原孤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

軫也報宋贈馬之施



林註楚王新婚衛侯之女

府府藏也則法則也利利民也晉語夫好先王之法者德義之府也德義生民之本也賦賦稅也故為取也取人納用以言察以觀其志也古本賦作款試作賦此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乘典至胤征凡世篇總曰虞夏書

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

齊於是乎蒐于被廬

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作三

軍

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趙衰曰郤穀

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

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

君其試之

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

狐毛而佐之

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

欒枝貞子也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

戎魏擊為右

荀林父中行相晉侯始入而教其民

二年欲用之

二十四年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

於是乎出定襄王

二十五年定襄王入務

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

用

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不詐以明徵其辭

公曰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

以示之禮

蒐順少長作執秩以正其官

未知君臣之義苟且為生以過朝夕懷生有懷義之心不復苟且也一云生既厚民皆懷戀居處也孔疏信是人之所用若未示信民未明於信是人用也林註明定其辭不二價重言信也宜用明其所為用也民聽上之命不疑惑



晉侯以義信禮教民然後用之是文德之教也明年傳能以德攻是也

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一曰訊羣臣

再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訊刺殺也

訊而有罪則殺之也皆曰可殺而後殺之刑不濫也

宋稱人者人為厥粹舉國而稱之耳

將舟師眾稱師故知齊宋公卿不與

陳蔡諸國皆在不

戰

能敵晉故略言楚人而已

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

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舉晉侯者曹衛兩

來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叢刺

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

其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與宋人

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取敗告文略

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命以取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憇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取敗告文略

也大崩日敗績○慙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命以取

殺罪之名以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

同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

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陳侯

如會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公朝于王所無傳

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其位

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衛元咺

出奔晉元咺衛大夫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

大夫出奔書晉及氏為貴公書名不

是賢文



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按伯姬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年母猶存乎其得歸寧者何也

宋襄九年葵丘會也陳共此會也陳懷定四年召陵會也河陽即温

與徵云踐土是天王自來故沒而不書魯温則晉實召王故書之

歸之于歸于左氏無義例正是史異辭耳足利本無因會之

陳侯款卒無傳凡四同盟秋杞伯姬來無傳莊公女歸寧日來公子

遂如齊無傳聘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

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

狩于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為王狩為辭天王

申公朝于王所壬申十月十日有晉人執衛侯歸

之于京師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衛元

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

諸侯遂圍許會温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曹伯襄

許言遂得復而國也

會足利本逆下有之

字

經世鈔曹曰復者由南河間道出其

不意也衛曰伐者以不假道正名而伐之也

復歸于曹晉感侯孺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例○孺乃侯及遂會諸侯圍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

人弗許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

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

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晉侯

齊侯盟于斂孟斂孟衛地音廉又力檢反衛侯請盟晉人弗

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

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

說或如字不終戍皆楚之辭一說



不卒成者告晉楚之辭也謂晉云買比自成衛今不使終其成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今買成衛而買不終成事是以殺之或云曰稱者聲言而實不遷也然唯稱而不遷曹人亦未必懼玩註則為已遷也但遷而不為發塚也為陸無晉林注去聲為其所得晉人棺斂其尸出之於外欲免發塚負山云棺古玩及然音官亦通

魯欲與楚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謂楚人曰不卒成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成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磔張宅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兇凶勇反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二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令無人僂負羈之宮而

勞苦之夫不嘗圖謀而報此小惠於何有義或云何有不顧之絲猶言於有羈之報何以有顧乎今另令也按使問問其義之故也如病則將殺之以正軍法也靈威靈也言不得安臥在床故出見使者也疏距躍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曲歸向上跳而折復下也勦勉也以傷病故勉力為之陸云三百義難解

免其族報施也報檢壁之施始政反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魏犇魏犇燒也傷於魯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使問也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勦也乃舍之殺顛頡以狗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舟之僑故號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犇為先歸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般音班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



按告請也雖請于楚楚必不許林註此必晉管為宋請非也蓋去藉其勢也

不言執衛君衛君已出故也附見宋人承晉所與曹衛之田故楚人怒之不許齊秦之為宋請也

無得從晉師而與之爭戰

按公說與下王怒對林註人情之險阻時事之艱難情實也 孔疏

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戰先軫

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

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

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

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公說執曹伯

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

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六年申叔成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

允當前人弱於已

者知難前人其已

敵者有德前人疆

於己者三者從弱

至彊總言晉之謂

矣指言晉彊於已

也按允當謂若齊

秦既為宋請也則

救宋而歸可謂允

當知難而退今吳

子料敵篇載之

鄭玄云廣車廣陳

之車此謂屬西廣

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而除其害

懷出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

軍志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

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

鬪伯比之孫○勞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

慝之口間執猶塞也讒慝為賈之言謂子王怒

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

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犬子有

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

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子玉使宛春

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廣古曠反

左傳

卷七



服虔云郟楚邑

楚無諡號

者曰敖

按使人君取一功

己人臣而取二功

林註與許也勿失

此機會矣一言而

復衛封曹秋宋晉

不許則反之是亡

三國

按一言定是三施

也一言亡是三怨

也

按定復曹衛之計

一說既戰而定計

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

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子犯日子玉復衛封曹○宛於元反又於阮反

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臣取二以釋宋圍惠晉侯

不可失矣言可先軫日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

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

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

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

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

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公說乃

以救宋非矣

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  
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  
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  
惠不及此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舍

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及國何背惠食言以充其讎心

也當也謂楚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直氣我

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

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

爾雅訓食為偽言  
而不行如食之消  
散  
素訓為空忿怒之  
深空腹不食直氣  
盈飽也林注直氣  
盈飽有素



蓋有五陵名鄴其處有險阻也按背險示必死也故晉畏之註畏下恐脫負字林注可証

足利本之國作諸國

鹽建未見正訓相傳為然服云如俗語相罵云噍女腦傳云噍為撲碎也

也城濮楚師背鄴而舍鄴丘陵險阻晉侯患之聽輿

人之誦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

疑焉疑衆謂己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

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公曰若楚惠何

樂負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樂枝也水

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

與楚子搏搏手楚子伏亡而盥其腦盥也鹽音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

又所答反

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

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

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晉侯使欒

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

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敢煩

大夫謂二三子煩鬬勃令戒勃戒爾車乘敬爾若

事詰朝相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鞶鞶鞶五萬二千

備背日鞶在背日鞶在腹日鞶在後日鞶言駕乘備

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

左傳

卷七

七

一說凡生物之腦性能柔物令皮匠熟皮必用猪腦欲其柔之也考工記云角之本處於制而休於氣是故柔割腦同角之本處於制得和煦之氣故柔角力戲或云戲下之戲軍也說文長箋詰朝本作詰朝詰古哲字哲明也按平且明且也相或作將

在後謂在足也皆驂馬挽車者林註少者在前長者



林註無定滅也

蒙馬衝鋒之師馬見虎則伏

二旆誘敵之師

興字杜孔無解當

如字林云衆也興

柴又見襄十八年

公族設伏之師

夾攻既退復還也楚左右師皆敗績

也有莘故國各少長猶言大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具輿曳柴亦是也己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

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

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于西關宜申于

覲反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

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

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

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

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

穀三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衡雍鄭地今榮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鄉役之

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鄭伯如楚致其師

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晉

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

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己酉

王享醴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助王命尹氏及

附注致其師者致

楚師也孔疏乃云

鄭伯致其國之師

許以佐楚也戰時

雖無鄭師要本心

佐楚故既敗而懼

桓十四年鄭伯使

其弟語來傳稱子

人來盟七年傳有

泄氏孔氏子人氏

今子人九必是語

之後

按襄廿五年子產

曰命我文公戎服

輔王以授楚捷指

此也設享燕之

孔置醴酒



王子虎即國語太宰文公也

周禮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

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

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大輅其服警蹕戎輅其服章弁服

按專征伐專字誤增

芬香條暢於上下

自宅之鐫也周禮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七八百人

補正始至而見觀也享禮受策

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為伯

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賜之大輅

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有服彤弓一彤矢百

茲弓矢千彤赤弓茲黑弓矢千則矢千矢百則矢千

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音酉虎賁三百人曰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惡逃遠也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晉侯首至地不

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大也休美也

受策以出出入三觀出入猶去來也從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

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踐土宮之庭書別於京師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淪

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獎助也淪變也殛誅也俾

使也隊墮也克能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

盟也信信合義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政以文德教民而後用

之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為之瓊

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畀以鹿子皮為之瓊

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弗致

而處狀如星也麋漚通用

觀也去而辭三觀也附注逃他歷及

閩音以救為惕故陸多訛他惕作敷

按說苑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

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

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奉使所吏及非

或云從杜意則攻治也叙文攻如字

一音公送及瓊赤玉弁作珩皮彥反

鄭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瓊燦

而處狀如星也



朱云從神之所求則國人必以為陰得神助用命爭先蓋禱河本無預於戰而足以繫屬民心今子玉吝惜瑣玉不為民禱戰是無勤民之心

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榮黃榮黃榮季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也。○腹皮逼反

沉瓊王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冀弗問反

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為勤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玉也二子以此答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而死

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

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屬音燭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見賢遍反曰莫余毒也已。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從才用反

如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謚○守字復衛侯。○叔武受盟於踐土故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命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今天誘其衷

補正古人多以見為知呂氏春秋文侯不悅知于顏色註知猶見也林註但能奉己苟幸無過而已詎庸受之類也切近膚也公殺咺子咺不敢以子殺之故廢衛侯之命甯命時從衛侯在外按誘衷與奪魄及人心忽悟如天意

左傳 卷七



傳三十八年

然故言天引之正也

居者行者不相和

協按二十三年

傳注保猶恃也林

注云保持勞力也

鍾云無保無懼此

語緊要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

有行者誰扞牧圉馬曰圍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

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

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

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

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

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惠

公子欲大華仲前驅衛侯遂

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子未備二子衛大夫

君一作公

傳云上文設二旆而退注旆太旗也

則大旆不可繫於旒蓋大將之旗也

詳昭十三年

按牛馬牝牡相誇曰風

左旒蓋左軍所建然難明不可強說

周禮註云兵樂曰愷得意則愷樂愷歌不喜也

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

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欲犬走出叔武故公使殺

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城濮之戰晉

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旒大旆旗名繫旒

于司馬殺之以狗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

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獻

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於徵會討貳

左傳

左傳

卷二

三



大雅民勞篇

輔寧子輔莊子也  
寧子位高故先言  
之士榮亦輔莊子  
鄭玄云士察也主  
察獄訟之事者不  
躬坐為治獄吏藝  
尊者也周禮小司  
寇職文也命夫大  
夫命婦大夫之妻  
蒙盛衣亦曰盛食  
宣二年為之簞食

諸侯將冬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  
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顛邪詩云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賞刑不失  
則中國受惠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衛侯與元  
咄訟武事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  
士大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  
咄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  
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咄傳曰王叔之宰與  
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令長吏有  
罪先驗吏卒之義也衛侯不勝三子殺士榮別鍼莊  
子謂甯命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

此肉真諸彙以與  
之附注此謂彙盛  
也

晉侯帥九國之眾  
入京師似有篡謀  
天子或拒逆或怖  
懼則心實不誠無  
辭可解故自嫌強  
大不敢朝王故會  
于溫溫去京師路  
近因諷令稱出狩  
王自出狩諸侯因  
共朝王得君臣  
之禮也王自來  
狩于河陽河陽非  
王狩所故使若獵  
失其地故書之以  
譏王然

室深室別甯子職納彙餽焉甯命以君在幽隘故  
衣囊餽糜也言其忠至元咄歸于衛立公子伋  
公子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  
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  
周論王出狩因得盡君臣之禮皆謫而不正之事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  
陽言非其地也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且明  
德也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  
危疑之理故特壬申公朝于王所執衛侯經在朝  
稱仲尼以明之王下傳在上者  
晚執丁丑諸侯圍許十月十五日晉侯有疾曹伯



或云侯孺托人以謂晉史非自謂史故以曹為解在使曰下齊桓以晉侯之辭或疑曰字應在解下附注舍或音私礼秋菜作舍菜古字通文六年史駢曰舍此三者其義一也按捨積義異矣林註將如四方諸侯何

之豎侯孺貨筮史

豎掌通內外者史晉史

使曰以曹為解滅

曹為解故○解戶

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今

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

叔振鐸曹始封君文

王之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令諸侯而滅兄弟非

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

異罰非刑也衛已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

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

許晉侯作二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

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

大夫帥○舍音捨行戶郎反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也在城陽縣陬縣葛盧介君名

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公至自圍許無夏

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遠禮盟公侯王子

秋大雨雹圃于付反

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

魯縣東南

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

左傳

卷二

七

澶淵之會趙武敵公故敗之稱人而文不沒公此沒公不書明公別有罪罪在盟天子大夫

聘礼卿饗餼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芻薪倍禾則六十車此附庸亦同



此會鄭人不至必有背晉之心故謀

伐之

襄二十六年澶淵

會向戌後至退其

班在鄭下齊在宋

下者國歸父非卿

故也

列子東方介氏之

國其人解六畜之

語蓋偏知之所得

周礼夷隸掌與鳥

言貉隸掌與獸言

註夷隸征東夷所

獲貉隸征北夷所

也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

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

也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憇

書罪之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

大夫上敵公侯禮傷教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

子男可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

秋大雨雹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

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禮也好好貨也介葛盧聞

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

獲介是東夷國其

土俗故當有知者

而訓則

元咺先死故稱友

也

林註於是秦伯私

與鄭盟成鄭而去

之秦晉之怨自此

始

魯始聘周聘晉

魯語臧文仲曰衛

君殆無罪矣今晉

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秋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

咺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

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衛侯鄭歸于衛魯為之請故從諸侯

晉人秦人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各使微介

人侵蕭無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

如字又經念反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間晉

之有鄭虞也夏秋侵齊齊晉與國晉侯使醫行酖衛侯



僖三十年

侯醜衛侯而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

塵漢書音義云古之勤字也鄭氏音勤

祭統云賜爵祿於大廟亦不敢專也位定然後入廟受命今世猶然

左傳

卷七

七

行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甯俞貨醫使薄  
 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醜毒甯俞貨醫使薄  
 其醜不死食故得知之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  
 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雙玉曰穀公本與衛同秋乃  
 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治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  
 為卿元咺距已故賂周治音謹周治殺元咺及子  
 適子儀子儀取母弟不書殺公入祀先君周治既  
 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塵  
 辭卿見周欵死而懼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  
 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

汜有南汜有東汜故云爾

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註理更也小行人也孔是本理作季云行李行人之官也一說峯古使字後人轉作季耳馮氏云使人行必有裝鄭當時之治

南此東汜也在滎陽中牟縣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  
 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  
 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  
 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  
 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緦而出緦縣城而下見  
 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  
 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  
 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

左傳

卷七

七



行李本義作行理  
不必作使字解  
以鄭為東道主人  
鄭在東故云

不闕秦家更何處  
取之言有心取秦  
先謀取鄭

林註不同心而與  
之共事是失也  
說謂今擊之則失  
前日實與也  
周禮醢人有昌本  
藟則知此昌歎是

乏困行李使人○音菴音菴音菴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

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肆申也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

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及

為鄭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請擊秦也夫夫人謂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

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吾其

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晉侯

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晉東界○鄭

石甲父侯宜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

之二子鄭大夫言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歎

白黑形鹽昌歎昌蒲菹白熬稍黑熬黍形鹽曰

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

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稍黍也以象其

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

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

聘于晉從周即

聘于晉從周即

聘于晉從周即

聘于晉從周即

昌蒲菹也歎盛氣  
怒也音觸此昌歎  
相傳為在感反補  
正歎字誤玉篇作  
歎但敢切焉氏云  
昌本之氣觸人也  
从父蜀音五味當  
指昌歎文王之所  
際杜以文武分屬  
白黑形鹽偶遺此  
耳周公尊於國君  
但謙不敢比耳備  
設以象德薦獻以  
見功德功互見象  
獻分配為文獻謂  
呈見旌表之也  
將聘于周又命遂  
聘于晉從周即



去更不迴也昭四年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人心欲吉不從不從是不吉也啓蟄而郊啓蟄三月也今四月上郊者節節春分未過故得卜郊也凡祭上日前期十日豫上之也四卜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爲四卜也猶者可止之辭公穀之說魯語云獲地於諸侯爲多文仲曰地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用師徒故

取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龜曰

從不吉也上郊不吉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

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

婦無傳自爲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辟狄難也

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處故曰帝丘圍起魚反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晉文討曹分其

地竟界未定至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高平方與是乃以賜諸侯

重館城重直龍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

之多館人之方也請賞之乃出而爵

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洗以南東傳

之按重地名館人

于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全樂

重館爲地名非矣

又按魯曹地者魯

曹地一邇而得之

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

也林註盡得曹地

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上常祀必其時而上其牲也

非矣禮記孟春祀

上牲與月牛十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牲成而上郊知吉凶

帝于郊配以后稷

上怠慢也怠於古典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

與傳啓蟄而郊其

也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晉作

月不同按郊用

爲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趙衰爲卿趙衰爲卿讓

辛日故以二月卜

北有清原行戶郎反

三月上辛不吉則

趙衰爲卿趙衰爲卿讓

下辛不吉則卜

近日也牛卜吉

下辛所謂吉事先

月之後始曰牲也



史記衛世家及年表衛從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元君乃徙于野王子角代立秦廢為庶人林註二國夏之後不祀相將何所事鄭文公卒于穆公蘭立經無葬故言其謚文公共魯十餘同盟故舉會盟中大者曰三同盟此皆王臣臨盟八年盟于洮九年于葵丘廿八年于踐土是也若或會盟少者旁引數之云

於樂枝今始從原大夫為新軍帥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享居帝丘享祭也相息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饗也祀鄆何事言祀鄆夏後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請改祀命改祀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為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廬帳狄人之居狄俗逐水草無城郭宮室故云就廬帳盟異于橫函言地晉文公卒于襄公驪立

空葬時下棺也廬亦下棺於地故殯為空棺也禮在棺曰柩今斂於棺而後行也諸侯五日而殯文公卒明日即殯者以曲沃路遠故早行耳

無傳文公也三同盟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空棺也曲沃有舊宮焉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向聲上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過杞子自鄭古禾反又古卧反軼直結反又音逸

左傳 卷二



按龔入密謀也不  
 冷我知知之如李  
 想龔蔡州是也今  
 行千里不得不泚  
 我知知之敵亦知  
 之馮氏云師勞力  
 竭而無所用必行  
 狂悖之事以洩其  
 忿如下滅滑即害  
 良善也  
 孟明百里奚子姓  
 百里名視字孟明  
 西白姓乞乙字也  
 乞名術乙名丙  
 上壽百二十中壽  
 百下壽八十淮南  
 子以中壽為七十  
 按爾前日中壽而

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  
 之管也管籥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  
 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  
 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  
 無所必有悖心將害良善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公辭焉辭不受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  
 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蹇叔哭之曰孟子吾  
 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  
 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蹇叔之子與師

死則比今爾墓木  
 將已拱矣言其過  
 老而不死也林註  
 憤憤

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在弘農澠池縣  
 其南陵夏后皐之

殺是山名俗呼為  
 土殺石殺其阨道  
 山高而曲兩山參  
 差其下兩所不及  
 故可避風兩公爭  
 曰蹇叔送子曰爾  
 死必於殺之嶽巖  
 林註即今之函谷

墓也皐夏桀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  
 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嵌故可以辟風雨古  
 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  
 道許金反必死是間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

林註秦晉七十二  
 年之爭始于敵而  
 終于十三國之伐  
 倚角襄十四年傳  
 文彼云晉禦其上

遂東為明年晉敗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於不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

秦師于殺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

左傳

秦師于殺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



晉人角之諸戎持之不同  
陳故言及○獨居綺反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

箕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郤缺稱人者未為卿○訾子斯反冬十月公如齊十

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

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

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王城

之北門曹堯鏊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超乘者三百乘王孫

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

明道國語作左右皆免胄而下兵車之法左持弓右持矛中御軍目覽云過天子之城安囊甲束兵超乘謂車正行之時超上車而乘之示

勇也

林註輕任則謀慮

必然寡以無禮則

待敵必然踈脫入

險地而踈脫又無

深慮遠謀能無敗

乎

遺入之物輕先重

後老子云雖有拱

壁以先四馬不如

坐進此道是也

言為從者之文往

於外若居於鄭一

日則具一日之備

米過於鄭一夕則

備一夕之防衛

按吾子為客於

我我國不供給之

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遣政反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脫他

活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

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

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先悉薦反曰寡君聞吾子將

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

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從才用反積子賜反行則

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遽其據反傳張戀反鄭穆

公使視客館視秦二大夫之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

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



物今已尺矣聞今

吾子將行而無物

奉贈幸有原圃多

麋鹿猶秦之有其

圍也欲取之以獻

而又無暇吾子自

取之為行資使故

邑有間則如何

宋板本具圍作其

繼後繼也

按敏疾也

按原軫何以知秦

密謀之詳如此雖

善用間豈至此乎

林註天與我以勝

秦之機會也

按此所謂天與不

取反受其殃者也

補正謂怒其先君

猶范鞅之死吾父

也滑晉之同姓

林註晉鄭同姓

附注奉我奉古音

扶勇及今俗說皆

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

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

發命遽興姜戎于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

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死君遂

何施之為言秦以無禮加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

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與奉不可

餽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餽牽謂為吾子之將行也

示知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吾

子取其麋鹿以開敝邑若何使秦伐自取麋鹿以

縣西有圃田澤圃音開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

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

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

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

報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

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為公如晉原軫

馬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齊傳晉原軫

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與奉不可

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

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

始政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

何施之為言秦以無禮加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

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死君遂

發命遽興姜戎于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

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

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



之功如楚之乘廣

自邲戰而先左也  
按此三人者實交  
構秦晉二君致有  
爭戰之事不厭恨  
不厭也雖食其肉  
而不厭足惡之之  
甚也嫡母一作適

按我費軍實執之  
而輕舍之彼歸必  
將報伐是長寇讎  
也不願襄公在前  
而咳唾於地

晉於是始墨

後遂常以為俗

文嬴請三帥

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

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

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問秦囚公曰夫人

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

暫而免諸國

亡無日矣

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

執之而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釁鼓

身雖死而此恩不  
朽腐

殺人以血塗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

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伯素服郊次

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

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

故西河郡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

林註不廢孟明之  
帥而使之取敗三  
帥皆賢吾終不以  
一敗之小過而掩  
其終身之大德  
替猶止也



能敬者必能聚其德有德者可用之以治民

此非康誥之全矣直引其意耳康誥所謂父不能字其子是不慈也子弗能服厥父事是不祗也兄亦不念

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首面

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之

饋季晉臣也冀晉邑釋也野饋曰饁○釋乃豆反饁于輒反敬相待如賓與之

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

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客大寬承事如祭常謹

敬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

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

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也○相息亮反詩曰

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芣非之菜上善

鞠子哀是不友也弟不念天顯是不共也

菽蔓善菲菴類也此二菜其根有時而惡

且居父在之時已將上軍復扶又及重也又音服還也

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芣非之菜上善

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

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晉臣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

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冬

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及薨于小寢即安也寢小

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

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



汪者池之汚濁者

林註外僕髮髮而名也者

東經一作經音同林註相約涉水而伐其師是犯順也相約退舍而自棄去是違敵也有武德者不肯子若不肯濟則當退舍以紓我乃濟而陳駕馬於車以待楚命

取奔門于桔扶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

戶結及罔大結反罔鳥黃反外僕髮屯禽之以獻殺報以獻鄭伯大夫

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鄭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國在蔡陽密縣東北傳言

穆公所以遂有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

與晉師夾泚而軍泚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音雉又直里反陽

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

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避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

唯命不然紓我紓緩也○紓音舒一直呂反老師費財亦無益

也師父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為老

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

晉使陽子宣言曰楚師迫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

商臣謂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

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葬僖公緩文公元年經書四月

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

次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作主非禮也文一年乃作主遂因葬文

通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

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之凡筮馬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

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丞嘗祔於廟

凡諸侯五月而葬葬日而殯從是以後間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卒哭卒哭之明日而祔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今僖公葬後積



僖三十三年

十月始作主作主  
大緩也自初死至  
於卒哭晝夜哭無  
時謂之卒哭者卒  
此無時之哭也自  
此以後唯朝夕哭  
耳天子諸侯於此  
除喪全不復哭也  
按註主既下疑脫  
立字既葬免喪別  
有論

秋義緩作主處為  
一句是劉原父說  
也馮氏云按杜注  
七月而葬緩則緩  
自屬上句而作主  
上當重一緩字未  
可知也

可知也

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  
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序皆同於吉

###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七

**僖經**

二十七年有好

呼報反

與盟

預音

傳不共

本亦作恭

責禮也

本或作

責無禮

者非

亦作責無禮

於睽

苦圭反

終朝

如字

不戮

六音

復治

扶又反

伯嬴

盈音

幼少

詩照反

傳政

直專反

幾何

居豈反

三百乘

繩證反

先軫

之忍反

報施

式豉反

下同

蒐干

所求反

被廬

皮義反

元帥

所類反

卻穀

本又作穀同

將中

子匠反

將上將

卻漆

側巾反

藥枝

魯官反

少長

丁丈反

執秩

直乙反

經

今本亦穀

二十八年

刺之

七賜反

子叢

似東反

不枉

紆往反

界宋

必利反

譎而

古穴反

城濮

卜音

同欽

所洽反

又作

雖為

干偽反

訟訴

本又作憇

陳共

音恭下

狩于

本又作

比再

唯字

王

如字

王

傳汲郡

音

將中

子匠反

胥臣

思徐反

孟以

音悅

說焉

如字

與

音悅

王

為將

如字

恐懼

土勇反

乘軒者

許言反

報飧

音孫

藝

如悅反

使者

所吏反

距

躍

羊畧反

跳踊

徒彫反

以徇

似俊反

使為

于偽反

公說

音悅

以界

必利反

允當

浪







來扶又燕好呼報反犧許宜反經三十年魯為干偽函音咸傳狄間間廁

醫衍以善反酖鳩音公為于偽反同好呼報反冶音也過鄭古禾反佚音逸縣城音玄

焉用於度反下倍鄰蒲回反○共其本亦作供使人所吏反朝濟上如字版

音板背佩音封疆居良反伯說悅音反為干偽反閱悅音熬稻五刀反經三十一年分

野扶問反自為干偽反狄難乃旦反顛音專項許王反傳竟界音境洮吐刀反盡曹音津

反樂安音洛軍帥所類反卜曰三百年日音越或人夏后戶雅反以間廁

之惡鳥路反經三十二年捷在接廬力於帳張亮反傳交使所吏反窆棺一本

塗其救反樞餘若反蹇紀輦反孟子本或作壽壽音換又拱九勇反殺本又作

明干偽反經三十三年同陳直觀反隕霜干敏反傅免胄直救反兜丁侯反登侯

反大將子匠反超乘繩證反及注皆同脫易以熨反犒師苦報反行賈古音獻遺唯季反

步師步猶行也不腆他典反為從于偽反下秣馬音末穀馬也說文餼牽牲

生曰餼牲原圃布古反其麋亡悲反令敝力呈反賄呼罪反審當丁浪必反天奉扶

反注及縱子用反墨衰七雷反經直結反萊音來羸盈音三帥所類反所妻七計

反就戮六音以逞勅領反拘猶卒寸忽反而長丁丈反唾他臥反驂七南反纍律

反釁鼓許觀反不替他計反掩於檢反復伐扶又反箕音基別種章勇反臼季其九反

使所吏反過翼古禾反又饁之字林于反鉏也本又作鋤仕居饋其位反

翼芮如銳反殛紀力反也絲古本反不共音恭葑音芳菲音匪將中子匠反覆于

注芳服反髮苦門反屯徒門反夾古洽反一泚音死徑音經陳直觀反費音芳

反遁徒困反編必連反又倒丁老反耐音附以上時掌反烝之承反帝大計反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八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八

文公 起元年盡十年 晉 杜氏 集解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月癸亥日有食之 無傳癸亥月一日 天王使叔服

來會葬 叔氏服字諸侯喪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

僖公 葬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

疏諸侯即位必於歲首歲首不行此禮餘月不得行之是曠年無君也故雖未葬亦即行之暫服吉服事畢然後反喪服命主者用之以命諸侯也諸侯即位賜以命主諸侯執圭以朝天子執冒

左傳交下卷八



以冒之觀其相當  
否所以合瑞為信  
也天子冒四寸邪  
列其下與圭頭相  
合侯執信圭是  
侯爵當賜以信圭  
也卿會公侯賤他  
國之卿以成體例  
體例已舉賤理足  
明故用舊更不復  
改易 成王弼子  
穆王商臣立 疏  
日月運轉猶人行  
坂故推歷謂之步  
歷推步歷之初始  
以為術歷之端首  
謂歷之上元必以  
日月全數為始於

有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  
信信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晉侯伐衛  
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叔孫得臣如京師  
親伐而稱晉侯從告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叔牙衛人伐晉  
衛孔達為政不共盟主與兵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  
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  
而已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頹  
商臣穆王也弒君例在宣四公  
孫敖如齊  
聘焉禮也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  
相人也  
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

前更無餘分此為  
端首也三百六十  
六日為十二月則  
每月常二十日餘  
計月及有為一月  
則每月唯廿九日  
餘前朔後朔相去  
廿九日餘前氣後  
氣相去卅日餘每  
月參差氣漸不正  
但觀中氣所在為  
此月之正取中氣  
以正月故言舉正  
於中也月朔與月  
節每月剩一日有  
餘所有餘日歸之  
於終積成一月則  
置閏故言歸餘於

子難也收子  
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供養者  
也收子葬子身也○見賢遍反食音  
嗣難乃多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豐下蓋面於  
反又如字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穀奔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未  
蓋時達歷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  
者所幾  
餘於終  
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春之月三百六  
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  
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  
履端於始序  
則不愆  
四時無愆過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  
斗建不失其  
其常故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四時得所則  
無疑惑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  
丁巳葬僖公  
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  
見知僖公未年傳宜在此下  
王使毛



終閏後之月中氣在朔月初斗柄已指其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月半斗柄五指其辰故舉月之正在於中氣則斗柄與晷不失十九年為一章以十一月朔且冬至為章首之歲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月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大概如此歲有廿四氣節氣

伯衛來賜公命伯衛字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晉文

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

繇訾及匡孔達衛大夫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

諸侯雖諒闇亦因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

內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

勸之○且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

居晉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

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

更代之我辭之見代求和不競人甚故使代示己力足以距晉○因音公史古孟

反又音庚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

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秋晉侯疆戚田故

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

訪諸令尹子上子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而又

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也且是人

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

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

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

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芊亡氏反從之江芊

十二中氣十二閏月無中氣補正凡閏皆在歲終觀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可知朱云朔且冬至此為履端九閏月前半月是前月中氣後半月是後月節氣故無中氣明王在上理在可然度時之宜則非善可君子以為合古之道失當今之宜亦不言其謀全非理也林註愛愛子也若已立為太子而又



黜之乃取亂之道也按華在少者者非謂以此為禮也謂有恒自如是也幸有亂季必立楚之常見昭十三集左繡以能事能行陪能大事則不必明言何等大事而忍人自心領矣或云設二端標之教人殺父煞難開且見其未瞑目則是未斂於棺也礼葬乃加謚今未斂而加謚謚是忍之甚也亂而不損曰靈安民立政曰成

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

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職

不音汝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

大事謂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天子官甲儲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

從子玉蓋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取此官甲

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斂而加

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官衛之穆伯

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

脩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好事隣國以衛社稷忠

室室內財物僕妾也非與其所居之官室也

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

忠則無邪信則能守卑讓則善日益

之基也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殺之役在僖三年晉

詩大雅桑柔篇道聽見論語陽貨

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

篇馬云聞之道路則傳而說之也按猶往來行言

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

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

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聽言則對

按吾不用善言而聽祀子詭計反使我為悖亂然是非

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匪

人之罪以吾貪利故也我我國人也

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是貪故

左傳

臣之言反使我為悖亂

左傳

臣之言反使我為悖亂



吾不用善言故使

我國人為悖亂之

行是吾之罪也

林注彭衙秦地

哀公問主於宰我

宰我對曰夏后氏

以松云云先儒張

包周等竝為廟主

按古論語及孔鄭

皆為社主今杜依

張等

處父去族則是晉

之賤人則不復書

公若言魯之賤人

往與之盟也言及

不言名是微人之

常稱也魯以微人

敵微人直也晉以

卿敵公不直也

林註朝而遂盟之

于是始

疏禘祭之礼於大

祖廟中審諦昭穆

為序次父為昭子

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

政為明年秦晉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績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郃戶納反

丁丑作僖公主主者殷人以梅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三月乙

巳及晉處父盟處父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敗其族族去則非卿

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士穀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貴而書名氏○穀戶木反自十有二月不再至于秋七

月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為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八月丁卯大事于

大廟躋僖公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

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敗四國大夫以尊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禮其一納糸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土禮不同蓋公為天子時已行昏禮

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初危反王

官無地御戎代梁狐鞠居為右鞠居續簡伯甲子

○鞠九六反

○鞠九六反

○鞠九六反

○鞠九六反

○鞠九六反

○鞠九六反

○鞠九六反

○鞠九六反

○鞠九六反

○鞠九六反

○鞠九六反



夫非有罪也與襄八年邢公之會戰大夫尊晉周士昏六公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納采者納其采擇之孔主人既諾賓即問名將歸吉凶也下而得吉又遣使納吉於是方始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昏禮也此納幣前有三禮一月之內不容三遣使適齊疑在僖時已行納采納吉今續而行之林註狼臙取萊駒

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戰於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臙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解火故反矚尺甚反字林式在反繩證反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臙怒其友曰盍死之臙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先軫乃且反臙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

之戈以斬囚獲之因代萊駒為右禽獲也因上文萊駒失戈故言禽之生死皆曰禽按周志二句出汲冢周書天匡解明堂兼行祭祀政教此言祭祀謂上之人不知我之有勇而吾不以勇供國家之用則上之人知我也鄭云明堂在國南與宗廟別也蓋王者之堂非祖廟也但明堂中有祖廟故賈逵輩以祖廟明堂為二

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屬屬己兵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臙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止亂遄疾也沮止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成子趙衰秦師施去聲



將或訓請戒救諸大夫云民為效死必不可當也念之謂以脩德為念也林註賤處父以示厭損也補正韻書厭臨也此于我公以尊卑卑如漢人所云厭勝之也

非公命不書此穆伯會諸侯公未至而書者此公既在外命正卿守國故守國之臣亦合告廟而行故得書之

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

祖聿脩厥德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孟明念

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為明年秦人伐晉傳丁丑作僖公

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晉人以公不朝

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

耻之使大夫盟公欲以耻辱晉也書曰及晉處父

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適晉不

書諱之也不書公如晉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

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士穀士為子

成二年晉司空受一命之服故知非卿

足利本令居作今居

兄弟昭穆同不得為父子故閔僖同

為穆耳逆祀謂二公位次之逆也非昭穆亂也

且明見者明言其意之所見見其順大小升聖賢也按此以見為意見恐非杜意見望見也

夏父明言吾嘗於廟中彷彿望見新鬼形大故鬼形小蓋造言以媚於君

書上穀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以十穀能堪卿事故書陳侯為衛

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

以苟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公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為宗

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

鬼小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

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

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

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兔去聲下同



誣國人也前人評之曰鬼話得之矣疏傳有評論皆託之君子詩下君子即作詩君子此論重君子又引彼作詩君子以為証傳公葬後始作魯頌為傳之時乃設此辭非當時君子有此言也按此段亦頗鑿矣 疏弗忌之意以先大後小為順故言明順禮也君子之意以臣不先君為順故云孔無不順陸云論事作詩同 君子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

密不密后稷子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

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

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

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

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邶風也

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從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仲尼曰臧文

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

本註舊脫非之道三字今以馮氏本補之七經考文引足利本後人記云立人下異本有仁字 疏末遊未伎遊食之民也節柳也刻之為山枕梁上楹也畫以藻文蔡謂國君之字龜山節藻梳天子之廟飾爰居見于魯語按爾雅穠鳥爰居雜縣也楊慎云禿鷲也古今註扶老禿鷲也狀如鶴而大 馮氏云及彭衙而還不深入

之賢而使在下位非已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欲立而立人之道也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廢之妾織蒲三不仁也家人取席言作虛器謂居節藻梳也有其器縱逆祀聽夏父祀爰居三不知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冬晉先且居宋公

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

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

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

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謂諫聞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

除凶之即位也於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國脩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粢盛共祭祀呼報反

三專

八



文三年  
也林注取二邑而還非也

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

音餘一夏五月王子虎卒不書爵者天王赴也

音預王因以同盟秦人伐晉晉人耻不出秋楚人圍江

之例為赴天禍喜而來故書雨盭于宋自而上而階有似於雨宋人以其死為得

反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

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

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眾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

也國君輕走群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在眾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言之衛侯

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為夏四月乙亥王叔文

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

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於諸侯王叔又未與文

公盟故於此顯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

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

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茅津在河東

埋藏之大音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

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備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

按此及郊謂深入也世史類編及作晉年殺戰死士之尸姚氏云今山西平陽府臨晉縣東南七十里王官谷有秦壘即王官城



也郊當為臨晉平陽間小邑

不解不以敗事而生解也

詩采蔡篇

詩文王有聲篇

翼者贊成之義故曰成也

先僕救江經無其事但實在兩龜之後不進救江於前而退圍江於下欲令與處交救江

壹也壹無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

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

以采蔡于沼于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詩國風言沼泚之蔡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厥孫謀以燕翼

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

秋更與于宋隊而死也子桑有舉善之謀而後若再○隊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直類晉救江在兩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江之經隨在兩龜下王叔

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

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親伐朱楚大夫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改

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年處父之盟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

莊叔以公降拜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謝其以公

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

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辭讓

登成拜公○樂音俱還上成拜禮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

于天○嘉戶嫁反德宜民宜人受祿嘉如字詩作假傳假嘉也中庸引作嘉疏美也按樂音各異文集如字非也

相接故也

王叔文公字叔遂

以叔為氏王叔陳

生其後也備有公

叔文子

左繡為無禮改盟

故降拜降築登拜

皆詳寫禮節又前

篇耻厭不樂故連

寫樂字終以嘉樂

降拜時君辭之於

禮若未成然故更

登再拜稽首是賓

主俱上成拜禮也

燕禮賓降階再拜

晉首公命小臣辭



往逆當稱逆女入國當稱夫人此時逆則卿不行入復不若至其禮輕略徒以有姑故稱婦以齊女則稱姜賤之文也按註在文之文可削疏母以子貴嫡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禮皆如夫人或云注風姓疑作成風林注可証會正朝正也見下立為小君而卿不行是君而卑之即壞主也棄信即立而廢之也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無傳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秋姑之辭侵齊無傳秋楚人滅江滅例在文十五年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稱夫人故稱夫人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

之達以說晉夏衛侯如晉拜謝歸曹伯如晉會

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逆婦姜于齊卿不

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

於魯也名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曰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

林註信謂納幣國謂魯國家謂官中

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君而卑之立而廢之

一說此舉在諸侯則國必亂在大夫

君小君也不以夫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

則家必亡後說似勝林註君以天為

必亡主內主也懷音怪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

主國以君夫人為

之敬主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於保福祿秋晉侯伐秦圍邲

敬天同詩我將篇

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邲新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邲願晚反一音元

疏鄰國之數蓋哭三日

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

今秦伯過之○為于偽反下同

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

矜矜恤也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

亡滅謀度肇事自

四方之國見二國



懼已之滅亡也  
詩皇矣篇

行人掌賓客之宜

武子來聘魯公燕

之於法當賦鹿鳴

之三今賦湛露形

弓二篇非是禮之

常法按為賦有示

意有不示如此章

及襄廿七年為賦

相鼠有意者也如

七年為賦板之三

章等無意者也秋

文肆作肆云以二

反依字作肆詳見

莊卅二年

諸侯明己心也

自孔達執後齊俞

代之為政事大睦

隣以安社稷

秋文云含本又作

哈說文作珍云送

終口中王

檀弓曰飯用米具

弗忍虛也不以食

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

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

湛露形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對曰

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伴不知此其愚不可及

昔諸侯朝止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

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

諸侯稟天子命而行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

敵猶當也愾恨怒也○愾苦愛反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

茲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字以

明報功宴樂○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

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貺賜也干犯也

成風薨為明年王使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珠玉曰含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喪故曰葬我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

夏公孫敖如晉無傳秦人入郟郟音若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傳

楚人滅六六國今廬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傳



公六年  
同盟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會且賜召昭公來會葬禮

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初都叛楚即秦又

貳於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

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冬楚公子燮滅蓼蓼今安

反蓼音了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

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與六皆皐陶後

能建德結援大管陽處父聘于衛及過甯甯嬴從

之甯晉邑汲郡脩武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

一說無援謂中國諸侯不恤小寡補正十八年季孫行父所稱八凱有庭堅杜氏以為皐陶字羅泌以為皐陶後後庭堅後而焦氏易林云屯降庭堅為陶叔後似二國皆皐陶後而庭堅或以支子別封自為其國之祖故並舉之也未詳孰是魏國顯曰

皐陶少昊曾孫而庭堅則高陽氏之

子林註猶草木有華而不結實

按甯嬴下當有氏字晉語可證劉云

逆旅大夫當作主人漸書作

滯滯溺一作滯弱一說華而不實我

必不獲其利剛以犯人我必遭其難

杜並舉趙衰二官似為兼之然無可考據疏亦不明說

周語豈註云文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

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

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夫子壹之其

不沒乎陽子性純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

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犯而聚怨不可

以定身剛則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傳六年晉殺處父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曰季皆

卒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白季晉臣下軍佐

也為六年蒐於夷傳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無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



襄公卒于靈公夷

昭三年傳曰昔文

襄之霸也君薨大

夫弔御共葬事夫

子頒朝于諸侯諸

侯藏之祖廟至朝

朝于廟告而受行

之謂之告朔此日

聽視此朔之政謂

之視朔亦謂之聽

朔此日祭於廟謂

之朝廟周禮謂之

朝享歲首為之謂

之朝正此二祀告

朔大朝廟小既不

告朔難朝于廟則

如勿朝故言猶以

議之按如猶不如

見于前

制者正國之百事

使有常也正者準

罪輕重象為之法

使在後依用之也

辟者事未決斷者

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盟再同冬十

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其大夫陽處父

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奔例在

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

如勿朝故曰猶

猶者可止之辭

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

卒故蒐以謀軍帥

使狐射姑將中軍

且居趙盾佐之

示

陽處父至自温

往年聘衛過温今

始至

改蒐于董易中軍

河東汾陰

縣有董亭

陽子成季之屬也

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宜

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當

丁浪反辟獄刑

董通逃

董督

由質要

職

賈佻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賈佻以公族從文公

徒何反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

才用反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

才用反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

才用反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

才用反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

才用反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

才用反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

才用反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

才用反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



獄魯親衛故并及陳也

按殺人以環其左右曰殉古者偶人殉葬秦武公始以人從死見于史記

林註先王違棄世故猶作法以遺子孫而况奪善人以殉而不留以遺子孫乎 詩召旻篇疏竝建以下卽位便爲之非臨死始爲此也樹之風聲風亦樹者如杜此言唯樹以聲也其

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臣非君命不越境秦伯任

好卒

名任秦穆公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

虎爲殉

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爲

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

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

是以竝建聖哲

樹之風聲

實風俗亦是人君教化故孔注尚書云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分者分魯公以大路大旂之類皆是也著者作善言遺戒著於竹帛也治曆明時革封象辭傳曰又曰昭十三年子產辭威儀禮則王者制之

法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著之話言話善也爲作善爲之律度鍾律度量所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之法制告之訓典訓典先王之書教之防利防惡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卽就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季文子季孫行父聞晉侯疾故



按古人貴思思善事也觀杜此註則知皇疏所載李彪之說有所本補正謂連年有秦狄之師楚伐與國

振聲近除服慶作舒舒緩也

其人曰將焉用之其人從者文子曰備豫不虞古

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難卒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

君立少君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

祁之祁之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

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

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也○抒直呂反又時呂反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樂文公子○樂音每音洛辰嬴嬖於

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君懷公文公也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

嬴賤班在九人也班位也其子何震之存震威也且為二

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

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

故讓偏姑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偏姑姑姓之女生襄公為世子故杜祁

讓讓使在己上○辟匹亦反偏彼力反姑其吉反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

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隗五罪反先

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尊

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毋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

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

辟辟陋也秋文云又作僻

偏國名地闕不知所在宣三年注姑商燕之姓是否



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郟晉地

支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而知其無

援於晉也多怨族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

狐氏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冬

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

簡伯續鞫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月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宣子使

史駢送其帑帑妻子也宜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

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

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

有惠於彼不可望  
彼人之子報有怨

於彼不可離彼人  
之子按不遷怒不  
責報皆思也  
林注宣子使我送  
帑是罷任之也

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夫子禮於

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己蒙宣

人之寵非勇也介因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

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

竟扞衛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經稱告月

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時以作事順時

以厚生事不失時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

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爲如

按時政者時之政  
也林注分爲一事  
曰上棄天之時下



文七年  
棄人之政

成公卒于昭公杵  
曰立秋文王臣如  
字又往方及本或  
作王臣此音未詳  
林注令狐秦地

左傳 卷八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信

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例在襄十三年○句其俱反遂城部無傳因

以城部部魯邑下縣南有部城備邾難○部音吾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二年

盟於垂隴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戊

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稱人晉讒皆先蔑而

夜薄秦師晉先蔑奔秦不言此在外奔狄侵我西鄙秋八

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

會人總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冬徐伐莒及其盟○扈音戶卷音權又丘權反

不書將帥徐公孫敖如莒蒞盟不書將帥略

間音間廁之間或如字

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心三月甲

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大夫也絕大俸之祀以故公使為守須句

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

子成爲右師莊公公孫友爲左師目夷樂豫爲司

馬戴公鱗矐爲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爲司城桓

子也以武公名華御事爲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

親信之所以致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

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

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葛繁滋者以本枝廕庇之多○因起呂反故君

左傳

卷八

十八

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季甫用生字僕及樂豫

按杜注以武上當有宋字秋文御作

陸云傳以葛藟喻公族本根喻公室也杜說膠葛不明

疏此引王風葛藟之篇毛傳以爲與

此以爲比蓋比之隱者謂之興與之



顯者謂之比深淺之異耳按樹之本枝長大者以其根多葛之蔭孫故也以物之長而葛亦依之以得蔓茲此交相死焉者也林注八尺曰尋所以量木者尋用也所謂尋斧柯也斧焉下或有斯之二字按斯柯也疏殺大夫有例無凡故每言書曰所謂曲而暢者也不得主名不知所惡故不書盜若知殺者則書盜

子以為此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舍音卬五卽反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信

十四年文公入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

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

將焉真此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適丁歷反出朝則抱以適趙

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

子也夫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教訓之○

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偏畏國人以大義來偏己乃背

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

先克佐之克先且居子代狐射姑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故

左繡先蔑士會同使而獨言背先蔑以先蔑不聽林父士會非義先蔑也按先蔑卿士會大夫也故獨稱先蔑疏言戎右皆是君之御右此擬為羅



御右也時晉君不行而有御戎者公卒及行故觀成二年楚令尹陽橋之役彭名御云王卒及行可知  
先人詳宣十二年林注潛師使偷枚無聲夜起掩秦不備  
補正令狐即猗氏朝首在西三十里見水經注  
傳氏云先蔑時還晉晉人既以大義立靈公因蔑不能真故猶在戎職既以難事立君而奔

佐獨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

及董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董陰晉地○招上音謹一首斬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

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後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戰心也○先悉薦反

軍之善謀也逐寇如

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

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

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刳苦胡

反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天子猶在而

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己

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

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

忽況同寮傳二十八年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

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荀伯士

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

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用如此士季曰吾

與之同罪俱有迎公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己非

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且

從之俱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

之義而

及歸遂不見

從之

也按此說有理未知杜意何如  
林注使大夫擬卿以往逆子雍其亦可也或云同官為寮僚通書云百僚師師是也  
寮小寮也同寮即同寮之義  
舊說亡人與人俱亡也恐是強解今按士會蓋與先蔑謀亡亡能得奔於秦者先蔑之謀也既受其德不能相親如之何能字宜如是觀

如是觀



林注時賈季在秋問問勞也

疏總稱諸侯皆是罪諸侯也諸侯皆在公獨後至譴公罪而歸責於諸侯者若言諸侯無功然補正公既不及于會則不知班位之次序故不書諸國以辟不敏據僖二十三年傳注曰敏猶審也

十三年狄侵我西部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

問艷舒且讓之艷舒狄相讓其代魯艷舒問於賈季曰趙衰

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

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

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

及卿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傳還自釋凡例之意穆伯

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

文伯數也惠叔難也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

已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

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鄆陵

登城見之美鄆陵莒邑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

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

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

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

使仲舍之舍不娶舍音捨公孫敖反之還莒復為兄弟

如初從之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復音服又扶又反晉卻缺言於趙

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

已昔姓戴聲皆諡以声已聲言戴已雖死其婦声已向當為繼室襄仲即公子遂一說兵作作用也林注兵作句亂國內之亂也寇邊城之叛也邊城之叛猶或及他人內亂則自及其身而已啓寇讎外寇乘隙也其上寇字異



戒休謂人有美德則以休美為警戒使弗怠事出乎勉強者不能久故復以九叙之歌勸之今大禹謨使作俾使九功勿壞也財用之所由出故曰府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林注正民之德無偏利民之用求足厚民之生家給無禮以制財用生產則民貧不樂朱云誰來謂近者不悅則遠者不來鄭衛田謂鄭所取衛田今令鄭歸

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王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逸戒之用休有休則戒董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登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禮以制財用之節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歸也盍使睦者歌吾

之也時晉亦還衛田不言者以鄭為主故略之也太室云註鄭字衍

子乎宜子說之為明年晉歸一說歸鄭衛二鄭衛田張本國田也說見下

鄭衛田張本國田也說見下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壬午月五日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乙酉八月八日也暴鄭地公子遂不受

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匡本衛邑中屬

且復致公壻取戚田皆見元年○解音蟹中去聲

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

且復致公壻



附注申虎牢皆鄭地何緣乃以歸衛

杜注於上年云為晉歸鄭衛田張本

云今弁還衛立文不明一說上文匡

戚歸衛此申虎牢

歸鄭上年注歸鄭

衛田即歸二國田也杜注疑有關漏

大夫出竟以下莊十九年公羊傳文

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

還衛也申鄭地傳言趙盾所以能

相幼主而盟諸侯○復扶又反夏秦人伐晉取

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在七年秋襄王崩為公孫敖如周用傳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前年盟扈冬襄仲會晉趙孟

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

伊維之戎將伐魯公

子遂不及復君盟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

安社稷利國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

氏焉己氏莒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

適祖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以殺襄公之孫孔

在官者各執其節此司馬司城皆食

采地蓋執管節管節玉節角節等許

周禮掌節典瑞小行人

卿遠在昭七年諸宋在十一年效節

者辭任而退不帶官而逃也

清原之蒐箕鄭佐新上軍先都佐新

下軍今欲登之者欲登之上軍也令

狐之戰箕鄭將上軍先都佐下軍是

箕鄭已登矣而銜根者蓋以狐射姑

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

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司城湯

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公子蕩之孫公以

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卿遠從大夫公賢其效節

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夷之蒐晉侯將登箕

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也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

軍士穀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

狐偃趙衰有從亡先克奪蒯得田于葦陰七年晉

於葦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蒯苦瓚反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



出奔不得佐中軍

故也五人作亂之

由林注來求止

此自是魯雖不修

貢周無求矣是公

孫款不至京師故

釋例曰天子之喪

諸侯不得越竟而

奔修服於國內卿

共尸送之禮

夫人歸靈書至唯

有此耳

共公卒子文公壽

立

益耳蒯得作亂

為明年殺先克張本○為于偽反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夫而未葬故不稱王使

人姜氏如齊

無傳歸寧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

襄王

卿共葬事禮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亂討故書名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無傳告于廟

晉人殺其大夫士

穀及箕鄭父

與先都同罪也

楚人伐鄭

楚子師於狼

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

無傳秋八月曹伯襄卒

月曹伯襄卒

無傳七年同盟于扈

九月癸酉地震

無傳地震安靜以動

為異

冬楚子使椒來聘

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略又故書

其氏 秦辟陋故

不稱秦伯使猶荆

人來聘僖公先薨

故先言僖公一說

婦人夫死從子故

先僖公是史筆之

制不言及弁來之

故也 說文作祝云贈終

者衣被曰祝以此

為衣死衣衣

楚素飲得陵諸夏

而城濮之後懼晉

霸餘威故久不出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衣服曰襚秦辟陋故不稱使不稱夫人從來者

葬曹共公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

箕鄭等所使也亂殺先克

不赴故

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

天子不私求也故曰非禮不書王命

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

箕鄭父士穀蒯得

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

范山言於楚子曰

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范山楚大夫

楚子師于

狼淵以伐鄭

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

公子堅公



楚師已遷故不及

元年公孫叔會晉

侯可貶而不貶此

公子遂亦不貶諸

如此類莫不盡然

不恪謂諸大夫奉

命出會而不共恪

成十六年亦楚有

公子戕距此四十

四年疑別是一人

林注鬼神害盈而福謙故不福凡聘

子扈及樂耳○子扈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

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

書緩也以懲不恪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獨不

褒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夏楚侵陳克

壺丘陳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

陳子朱息陳人敗之獲公子戕陳懼乃及楚平以

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我扶廢反貉武百反冬

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叔仲惠伯

曰是必滅若教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

必告廟而行

曰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告廟故言傲其先君也為宜四年楚滅若教氏張本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禮也秦慕諸夏欲通敬

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嶽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識其緩而以接好為禮諸侯

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公與小夏

秦伐晉不稱將帥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子西也

自正月不再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及蕪子盟

子女栗女栗地名闕蕪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冬

左傳

卷八

二五

大夫盟

趙曰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

也林注秦伐晉狄秦

越人來弔同

之喪既除喪而後

也秦辟陋不責其

此傳至為秦人言



秋文引三蒼云北徵屬馮翊

強徒也強死無病而死謂被殺縣絕謂所懸繩偶絕不得死附註強如字商在漢水北漢水東流而南入江子西既至商邑聞讒不敢居商縣公漢水順流而下至江乃汧流逆上渚宮當郢都之南故王在此見之焉云入

狄侵宋無傳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闕將伐宋而未行故書次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馮翊夏陽縣○少詩照反夏秦

伯伐晉取北徵報少梁○徵如字三蒼云音懲一音張里反初楚范巫

商似商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

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

不及止子西縊而縣絕在僖二十八年○強其丈反王使適至

遂止之使為商公商楚邑今上雒商縣泆漢泆江將入郢順

流泆逆流○泆悅專反王在渚宮小洲○多下見之懼

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

郢謀殺成王也觀下文又字自明林注王下而見之案下見猶臨見也死屍也此子西飾辭

此時宋鄭陳襄在會經不書故杜述其事而解之宋鄭失位猶許蔡以乘楚車降之也

弱卑弱猶服也二弱字與下二疆字照應宋公所謂不能強又不能弱者

司敗也陳楚名司寇為司敗子西畏讒言不敢之商縣王使為工尹掌百

官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

及仲歸仲歸子家不書非卿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

立故也僖十年狄滅温蘓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陳侯鄭伯會楚子

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鄭及宋麇子不書者宋鄭執馬苟免為

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麇子耻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尊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

○麇九倫反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

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

勞且聽命時楚欲誘此宋共戰御遂道以田孟諸



案甄陳名蓋始于魏晉世說桓玄好

獵雙甄所指不避

林壑晉書周劭擊

賊令李桓督左甄

梁裴遂為四甄見

丹鉛總錄

何有不顧之辭

詭人隨人是無中

正之人小罪尚不

赦則大不敢為也

心知其非而懷詐

以從人是詭隨也

詩民勞篇

孟諸宋大數也在梁國睢陽

縣東北○道音導睢音綏

左孟○孟田獵陳名

期思縣反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

公今也陽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

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甄吉然反

命夙駕載燧燧取宋公違

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

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

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縱詭隨以謹罔極

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張厥貉之會麋子逃歸

為明年楚子伐麋傳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八

左傳

卷八

三

三

三

三



文經元年來錫星歷反其比必利反例喪邑息浪反傅能相息亮反供俱用反

養餘亮反期之居其反不愆起虔反不悖必內反毛伯衛來錫公命一本

作王使又作天王使○今本亦作汲居及反諒音良又音亮大甚音泰又音泰入疆

王使錫作賜按此文疑有誤脫尚少詩照反豷芳逢反豺仕皆反江芊史記以為成王妾役夫如字者稱尺證反

大事謂弒君申志反官卒子忽反從子玉如字又才用反斂力驗反大師音泰環

如字又音患舊好呼報反要結於遙反外援于眷反秦帥所類反有隧音遂敗類

必邁反蹊音兮徑古定反誦言似用反惛音昏本亦作昏覆芳服反甲必爾反

俾注同復使扶又定經二年衙音牙不見賢遍反族去起呂反常稱尺證反士

穀本又作穀無隴力勇反有收如字又手又反大廟音泰下同躋子兮反廟坐才臥反纁音許

反傳禦魚弓反將中子匪反漆側巾反故嗤尺之反盍死戶臘反死處昌慮反與女

左傳 卷八 獻文



音不得復扶又過市專沮在汝王赫火百必辟避音母念音無士為于

書士穀本或作書為衛于偽令居力呈閣上時掌反夏艾戶雅昭

穆上遙反後又長丁丈年少詩照餘古本先契息列反不肖悉召

不忒他得不知音智塞關悉再販甫方稅章悅爰居樊光云似鳳皇

娶七住元妃芳非粢盛音咨適夫人丁歷反共恭經三年沈尸

反潰戶內蝨音終天祐音傳輕走如字又逃竄七亂為衛于偽不解佳

同反下繫音煩沼之紹止音以共音詒厥以之詒遺唯季反之帥所類兵

解音蟹又菁菁子丁莪五多還上時掌反經四年甯俞羊朱耐姑音

傳去盛起呂饌仕眷不矜居陵爰究音爰度待洛反湛露直減彤弓

徒冬反佯不音陽宴樂音洛下不晞音舊好呼報辱貺音取戾力計

經五年且賄芳鳳召伯上照廬江力居傳蓼或作皐陶音寘音嬴音

亢爽苦浪其行下孟軍帥所類蒐所求經六年侯驩喚官卿其音

不告月朔或作不告朔本或作傳軍帥所類將中子匠逋逃補吾

洿本又大傅音泰求好呼報且娶七住越竟音自為于偽子車氏音

中行音仲本亦作仲下戶為殉字林弋王者如字一聖知音話言快

反度量音以遺唯季焉用於度卒得寸忽三思息暫公少詩照反以

難乃且反注長君丁丈反好善呼報反且近附近壁必計杜祁巨之

姑一音其反故復扶又反下亞卿於嫁軍帥命帥同與羊朱欲盡津

反介人戒音非知音為民或非也經七年邾復扶又易也以鼓邾難乃



反令狐力呈廢適丁歷反本諱背音分分別彼列書將子匠帥所類泣

盟音利又音類傳難也乃且反寘文之鼓反大暉音泰下庇必利反又悲

廕本又作蔭藟本或作藟能藟類龜蔓音萬廕床許求反本為比必爾

之難乃且反穆羸音盈舍嫡本亦作適同將焉於虔反下畏福彼力乃背

佩箕鄭音基居守手又反將中子匠反卒然寸忽反而復扶又有奪人之

心本或此下有後訓卒子忽反秣馬音未之使所吏反為寮本又作僚為賦

于偽反下有後訓卒子忽反秣馬音未之使所吏反為寮本又作僚為賦

戴己一音其娣大計反則為于偽反下且用休許許州反盍使戶臘說之

悅音經八年會雒戎音洛本或作伊雒之戎宜去起呂不舍音捨傳令鄭

反力呈賢遍皆見賢遍公壻音細俗之竟音境下能相息亮適祖母丁歷效

節戶教將中子匠經九年以共音恭本又僻陋今本辟曹共音恭傳

君少詩照反狼陂彼皮反以懲直升反旨為于偽執幣傲本又作款五從

子才用若敖五刀反奉使所吏反諸夏戶雅反方嶽音岳接好呼報反下經十

年公與音預斂力驗反稱將子匠反帥所類反頃王音傾傳夏陽戶雅反城濮音卜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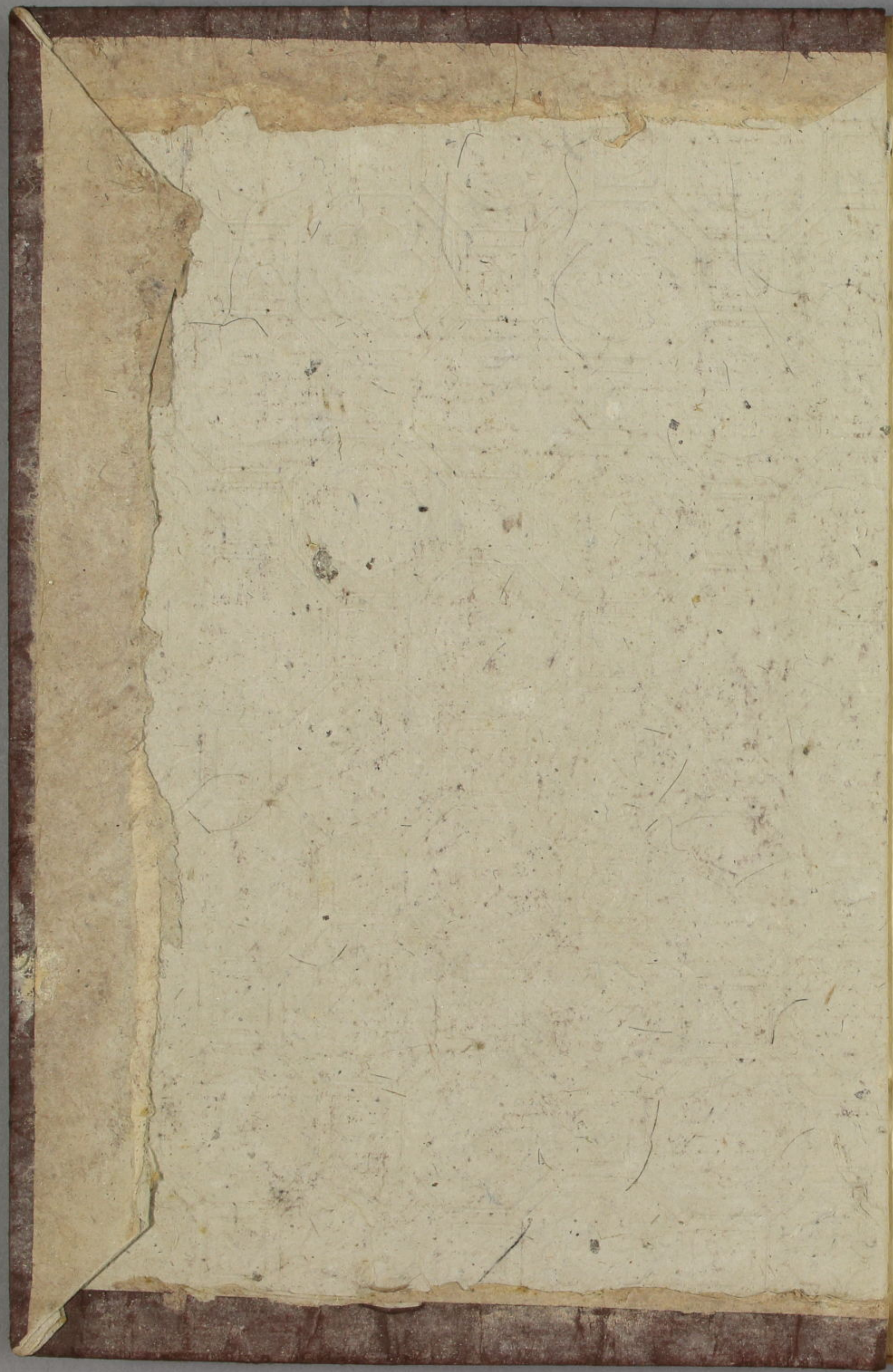
死音無縊一鼓反而縣音玄王使所吏反入郢一音以渚宮音章呂小洲音州今復

扶又見賢遍大藪音素口右孟音于弋陽以職反命夙音眉病載燧本又作遂以

徇似俊子舟音州

左傳 卷八 紀文 三十一





此以子共  
大蓮  
王封  
人准  
命夙  
小所  
曹其



